

文化漫谈

# 生长故事的树

心灵漫笔

## 与书结缘

■余飞  
乡间凡有用的树，大都是人为栽种的，换句话说是，只有对自己有用的树，村人才去栽种。如栽榆可做房屋梁檩，植桐可解板做箱柜，种椿树可以打床。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树择有用者植。

有用的树笼罩了任何一个村庄，自幼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我对这早已司空见惯，自然不会出任任何新奇。倒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突然对那些也生长于乡间的许多杂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构树了。

构树和所有的杂树一样，都不成材。有的杂树是大树的下面衍生出的枝丫，因被大树笼罩而得不到生长的空间而逐渐生成了灌木状；有的则是本身就不具备成材的基因，长长来也只能成了村人灶中的柴火。这些，作为构树的自然形态，无疑和那些杂树是一致的。然而，构树和这些杂树相比，却又有许多不同。就它的生存状态而言，虽然它也是从没有人栽种、没有人浇水，甚至连有人给它一眼最起码的关注都没有，和我那些世代代都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父老乡亲一样，从未乞求过来自任何人类或是自然界的恩惠和施舍，甚至连生命的诞生也都是自己悄无声息地随母寻了片贫瘠的土壤扎下根来，然后再萌芽、再随风摇曳出一片葳蕤的浓绿，那枝、那干和那略带毛刺的叶片便无时无刻不在宣示着自己的倔强本质和独立独行。

构树的成材，不仅表现在它因木质细软而不能去承担树木本身需要承载的一切人类需要它去承载的诸多义务，更重要的是，它生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树干开裂，所以，尽管它从萌芽到抽枝几年工夫就能长到水桶般粗，然在村人眼里，它仍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杂树，最多是有木工手艺的村人，在树长到一把粗的时候，把它砍了，再利用它的细软，窝成粗糙的农家椅子坐，这也算是它对人类唯一的用处吧。

虽然构树作为野生野长的树木日常不被人多看一眼，但它还是以自己生命的付出昭示着自己的存在。

没见过构树的开花，却见过树上生长出的果实。果实有两种，一种是初春春暖还寒、各种绿意未吐时，构树上却在光秃秃的枝条上钻出一个个绿色、虫状的西东西来，村人观其形并根据自己的口舌命其名，随口就叫它“构叫吼(音)”。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构叫吼”能吃的?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着蒸或炸或热水煮过，再用各种调料拌好食用后大赞其美味的?也许需要有人费时费力去做

许多考证，但是，好像没有人愿去为这连个真正名字都没有的东西去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我想，它食用功能的被发现，一定与偶然的饥饿有关，如上世纪某些年代的大饥馑。那时，饥饿的人们在初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易子而食，岂能放过这树上长出的一抹嫩绿?于是，这所谓的“构叫吼”就和其他陆续生长出来的树叶一样，进入了人们饥饿的肚腹，在救人性命的同时，也被人类记住了它的形态、它的牺牲，并给了它一个和自己一样沾满泥土味道的名字。至于说后来人们再去吃它是为了怀旧或为了尝鲜，则不需要深究。或许，构树本来也没有让人们记住它的奢望，有了“构叫吼”这样一个和村人血肉相连的名字就够了。

也许构树也分雌雄。我不研究植物，所以分不出哪种是雌、哪种是雄，但我知道有一种构树结果，果曰“构桃”。村人有谚：“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躺死人。”意思是说桃这种果对人有十分的好处，而杏就不行了，吃得多了对人有害。至于“李子树下躺死人”之说，一则是因为过去村人多在坟场植李子树，树荫覆盖下的土里埋着逝者，那果树就有些阴气，二则是李子这种东西实在是不宜多吃，尝鲜可以，多了轻则使人的脾胃受伤，重了就要要人性命。由此可见，村人对桃这种果是给予了高度肯定的。之所以也把构树给得的果叫了桃，一是因为那果的颜色红得鲜艳，想着就令人垂涎，二是因为那果吃起来倒还真的有些甜中带酸，颇有些桃子的味道，薄薄裹在表层的一粒粒麦子大小的果肉虽然不像真的桃子那样让人一口就能啃下半个来，但若是在饥渴难挨时耐心地小口咬下一点，也能让辘辘饥肠得到暂时的补充。

于是，这构树、构桃就有了故事——

相传西汉末王莽篡位，追杀刘秀。这就把个尚未成年却是未来皇帝的他撵得如不着窝的兔子般狼狈。一日，刘秀跑得人困马乏，至一荒野无人处歇歇，马趁此机会啃点脚下的青草。而又渴又饿的刘秀却是得不到任何补充，所以就得有无奈地躺在树下想如何解决自己那已呱呱乱叫的肚肠。也就在此时，他发现了树上那鲜红的构桃。在此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见过或吃过这东西的，当然也不知道这叫人垂涎的果子是不是能吃。不过他实在太饥渴了，饥渴得让他顾不上许多便抬手摘下一颗塞入口中。当然，他一口下去就啃到了此果内里的苦涩。然，就在他吐出苦涩的同时，却发现那附在表层的薄薄的一层果肉却是

有汁且酸甜皆俱，虽然不能果腹，但毕竟聊胜于无，于是他的面前就有了一大片狼藉的构桃。马儿似乎已经吃了不少青草，未来的皇帝也因为这构桃恢复了体力，于是就继续逃亡。虽然未来的皇帝此时还不知道此树是什么树，也不知道此果是什么果，但它毕竟救了一时之急，那么，作为未来皇帝的他，也是要有一些皇帝做派的：既然此树救了自己，那就是立了莫大的功劳，有了功劳就得赏，至于说赏些什么，就眼前的情况也就只能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于是，就在离开的时候，他指着这棵构树随口说了句：“日后我若得了天下，当封此树为王!”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里再没有继续发展，这个故事也就不会流传到现在了。然而，世上的很多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故事的本身承载了人们的好恶和对是非标准的认知，所以，关于构树的故事也就必须得有个流传到现在的理由了。

皇帝是金口玉言，任何一句话都不是能随便说的。刘秀那时虽然还不是皇帝，但他日后是皇帝，既然是皇帝，那说出的话就得算数，虽然他说那话时并无人知道，但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记录在案，而且，本再普通不过的构树突然受封，自然就有那些众多的神灵追捧，纷纷施展法力助其急忙生长出一点王者的气象来。于是，构树不得沃土而自生，不得雨水而自旺，更是不需要任何人的扶持或是关注而茁壮生长，直至葳蕤出一片遮天蔽地的浓荫来。

做了皇帝的刘秀倒是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面南登基之后，虽然日锦衣玉食，但他仍然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了当年吃过的不知名的野果和自己当时随口说过的话，便想：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就不能不兑现当年的诺言。于是就派人捧了圣旨，按照他指定的地方，去向他所说的那棵树挂旨封爵了。

一般来说，故事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因为人们往往都是把愿望寄托在美好的结局上。构树无意间救了日后的皇帝，又无意间得了封赏，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再好不过了。然而，也有许多故事的结局并不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有的留下空白供好事的人们去发挥想象，更有的是结局却是阴错阳差或是颠覆性的逆转，因此就有了那么多的悲剧在世间上演。

关于构树的故事，就没有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

据说出京宣旨的官员来到了该到的地方，也在一片树林中找到了那棵曾经教骂

有功并应该被封王的构树，就在他往那棵树上挂旨的一瞬间，却忽然有了些犹豫：这个时间应该是肃杀的冬天，所有的树都卸去了盛装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皇帝描述的那种救命的果子更是无处寻觅，能够让人评判树之优劣的条件，就只有树的高低和干的挺拔了。没有吃过救命果的宣旨官，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那棵生长在石头缝隙中、虽然粗壮却低矮、更不见具任何王者之气的杂树，会是自己挂旨的目标。它的旁边，却是一棵枝干挺拔的椿树，这树无枝低垂或旁逸，而是百枝向上。在他看来，一股王者之气直冲天际，这样的树不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树王么?于是，宣旨官就凭自己的感觉，把圣旨挂到了椿树的枝丫上，然后很有成就感地回京缴旨了。

自然界有些现象奇妙得让人无法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林木中，只要有椿树在，它就绝不会屈居人下，而是拼了命般往上蹿长，直至凌驾于其他树之上。据说，就是因为它被封为树王，尽管那王位的得来是无功之禄。但拾来的王也是王，白送的东西不要白不要，既然是王了，那就得有点王的派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别的树压到下面便是自己神圣的使命了。

而此时再见构树，却仍然在无人关注的沟沿、壕边或石头缝中默默地生、默默地长、默默地结“构叫吼”、默默地生出红鲜鲜地构桃。不过，细心的人们还是发现构树有了变化：只要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从树身中间开裂。有人说，这是因为本该是它的王位，却阴错阳差无端被别的树取代而怒火中烧，所以气炸了心肺。并无任何过人之处之构树，没有得到自己本该得到的东西，只能眼睁睁看着就要到手的高官厚禄却因为自己外表的平庸而落到了人家的头上，成了趾高气扬的椿树脚下的看客，于是就怒火中烧，就气炸心肺，就从树身中间开裂。

或许，它从未有过出人头地的非分之想，虽然自己的无意存在立下了救苦之功，但“泥人也有个土性呢”，村人的这句土语，不正是构树最真实的写照吗?

话又说回来，即便是有些土性，不还是一棵名不见经传的杂树吗?

前几天和朋友小聚，不知为什么说起了构树。朋友说，其实构树还是有用的，它的树皮是国家造币的极佳原料。由此甚慰，能有此大用，即便是被抓了皮，也不枉此生了。

别样情怀

# 我的名字与花有关

■穆丹

女人爱花，大概源于她们有着相似的基因密码。花，是植物的繁殖系统；开花，意味着将要结果，恰如女人孕育生命的果实。母亲给我取了与花相近的名字，或许是这个原因，我对花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也因此发生了许多趣事。

小时候，我所住的小区新搬来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小女孩与我同龄。我们相约晚饭后在楼下玩耍。初次见面，怕她记不住我的名字，我又着重解释“我名字的谐音是‘牡丹’，是花的名字”。吃过晚饭，我正要出门，听见楼下有人拉长声音高声喊着“玫瑰——”、“月季——”、“百合——”、“水仙——”。我有些不明就里。母亲似乎捕捉到了某种关联，说：“人家不是在喊你啊?你听，都是花的名字。”我打开窗子，果然看到那个小女孩在楼下不停地呼唤。原来她只记得我的名字与花有关，却忘了是哪朵花，只得将自己所能想到的花名喊了个遍。天真无邪的少年，以这种略显笨拙的方式呼唤同伴，一想到当时的场景，便不自觉地眉眼含笑。彼时年少，梦里花落知多少。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儿时伙伴的名字和样貌。不知她是否记得，那个与花同名的女孩，那段如花初绽的童年。

上小学的时候，我买来一本少儿版《红楼梦》品读。年幼的我自然不能体会其中的精妙，只能看到某些有趣的情节。我印象最深的三处皆与“花”相关。首屈一指的自然黛玉葬花。黛玉临水照花、顾影自怜的经典形象是我对忧伤之美的初次感悟。后来，我又对宝钗的冷香丸有了兴趣，打算依着书中的方法制作一些。细看之下发现冷香丸的做法颇为复杂，单是各种花蕊和时节的选择就足以让我望洋兴叹，计划未能实施。最后，我的好奇心停留在了妙玉泡茶用的雪水上，那是她收集的梅花上的积雪。书中对妙玉收集雪水的情景并无描述，但想象一下，那画面也是极美的。静默无人的雪海古寺，梅香缥缈，孤清秀美的妙玉将花瓣上的积雪抖落在花盆，如同抖落自己不易察觉的心事。这样的雪水泡出的茶会是什么滋味?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番。冬日寂寥的马路边，梅花已开，只等雪来。雪终于来了，我怀揣着诗意的想象踏雪寻梅，仿佛去奔赴我和妙玉跨越时光的约定。花瓣上的积雪并不多，勉强收集了一些装在玻璃瓶里，盖上橡胶瓶盖，生怕梅花的香味从缝隙间溜走。怎样给雪水加热成了问题，年幼的我想了个自以为很聪明的方法：用煤火钳夹着玻璃瓶在蜡烛上加热。结果可想而知，只听“嘭”的一声，瓶塞在气压的作用下冲上了天花板。如今想来，当时瓶子没有炸裂已是侥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轻举妄动。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关于花的一切美好想象，只将花的种子藏于内心，待时间的养料滋润它成长，以更加饱满的姿态绽放。

如今的我已到而立之年，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品尝过人情冷暖，更觉至善至美之珍贵。花对于我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追寻真善美的生活态度和情怀。我的名字与花有关，我的生活也与花有关。

办公桌一角，摆着一小盆风干的勿忘我和满天星，淡淡的粉紫色不事张扬却足以动人，繁忙的工作间隙望上一眼，便觉时光柔软、眼目增明。

汽车后视镜上，挂了一串永生花吊坠，盛开的花朵经防腐处理后，被保存在玻璃球里，像等待王子亲吻的睡美人。你不来，我怎敢老去。车行驶时，那抹绚烂翩跹律动，上下班日的匆忙就在这律动中变得缓慢。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更多时候，我会买来鲜花给自己，并没有什么刻意的缘由，只是碰巧路过花店，被那末染尘世的芳华所感动。暂时停下匆匆前行的脚步，享受这片刻的静默、欢喜。挑选几朵，用报纸包着，拿回家放入花瓶。每隔两三天换一次水并修剪枝叶。这个过程，让我从生活的琐碎中抽出空闲，照看花的同时，照看自己的心。人亦如花，经常修剪腐朽残枝，去芜存菁，方能心若繁花，明媚动人。

知道我喜花，每逢我的生日，老公总会买花送我。多是玫瑰，粉色或是红色。花开正浓，拈花一笑间，日子就从指尖划过，只留下心香一瓣。



国画 君子同馨

周彦生作

诗风词韵

# 奔月(外一首)

■赵根带

出城一直向西，避开所有的灯火  
一步步趟进黑色的海洋  
接着是大腿、屁股、膝盖  
到最后脖颈、眼睛、嘴巴  
微凉的水没顶之后，越来越高  
有叶子一声轻叹，轻轻地躺了下来  
我仰起头，一弯洁白的小船  
在高高的水面上，在高高的杨树梢头  
摇摇晃晃，附近几点渔火，閃閃烁烁

船头一盏尤其明亮  
那一定是母亲，来叫我回家

## 望月

我与月亮隔空相望，如果不走出院子  
我必须后退，后退到最北墙  
月亮也必须攀爬，攀爬到南面六楼肩膀  
我们才能相望  
月亮含情脉脉，眼里的水汪洋恣肆  
溢过所有铁壁铜墙。多年来，我走不出围墙  
就这样与月亮，隔空相望

# 时光这个老东西

■花未央

时光是个老东西，我喜欢用它下酒  
书香酒韵里，悠悠，是贾湖那只骨笛  
那只沉寂了九千年的骨笛，把我吹醒  
把我吹到伊吾的胡杨林里  
把我吹到三毛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起舞  
一曲舞罢，我开始开始怀念春天  
诗经里的春天，在河之洲上的那位伊人  
是否还愿做我的新娘，灼灼其华的桃色新娘  
无数的蜻蜓在心中翩跹  
我坐拥一池草色，听万鸟蛙鸣  
然后我又开始回忆，回忆起白霄

秦长城上，被月色笼罩着白霄  
那是一条洁白的婚纱啊  
搭在古华夏的肩膀上  
当然少不了了梅，梅是雪的情人啊  
一剪红梅，一树蜡梅  
梅是雪的风骨，存放在我的灵魂深处  
又想在这雪天的时光里，长成一棵树  
不美别处，独守这一片蓝天、一方泥土  
在时光，这个老东西醉醺醺的乡愁里  
我飘回了老家  
几岁的妈妈，是那么好看  
可那时，我只知道她，很温暖很高大

小荷初露

## 斑羚飞渡 搏击蓝天

■胡伟硕

读了《斑羚飞渡》这篇文章，我的心里就掀起了千层巨浪，感慨万千。

文中，狩猎队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了戛落山的伤心崖上。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中，一片惊慌，胡乱窜逃。过了一会，斑羚们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这只公斑羚能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灭绝的好办法来。可是它只咩了几声，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又过了一会，整个斑羚分成两拨，老年为一拨，

年轻又是一拨，一老一少走到伤心崖上，在老年的队伍里，没有一个斑羚从注定死亡的那拨，偷偷溜到新生那拨去。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和老斑羚一样具有牺牲精神的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有多少人本来可以逃生，却为了救别人而牺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谭千秋老师。他是一位英雄教师，当救援人员发现他时，他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还活着，他却永远离开了。

我很敬佩勇敢的斑羚，更敬佩像它们一样有牺牲精神的人。

##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活动预告

《说文解字》不仅是第一部汉字字典，而且是东汉时代的百科全书，更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天文，则是这一切的源头，认识和欣赏《说文解字》中的天文之美，对于我们阅读古代经典，认识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8年1月20日上午9点，新闻大厦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邀请知名作家、召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新农保中心主任王坤山先生，以“《说文解字》中的天文之美”为题，带我们认识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同时欢迎团体报名及合作。8点整开始签到。

报名微信: 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 13783065109 报名QQ: 289169909